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三十八回 印常侍利口飾非 許侍郎庇奸獲罪

詩曰： 罪孽滔天跡已彰，強詞飾辯冀鳴張。  
假饒濟惡憐同調，隻手難遮眾目光。

話說駱擢因天子詢其出首根由，當下奏道：「臣原為印府門客，宮官因延齡購藥，方士莫角求獻一丹方，要吃四百九十個孩童腦髓，可以長生不死。印宮官已吸下三百九十七人之腦，其數未足，京師內外精潔孩童搜索殆盡。有監門火者與臣有隙，將臣幼弟篋兒報入，印宮官擲銀索弟。臣念父母雙亡，只存幼弟，怎忍害之？挈弟逃入戴平章府中，出首鳴冤。現存價銀五十兩為證，伏乞聖鑒。」奏罷，袖中取一錠大銀獻上。

天子看了，龍顏大怒，喝衛士將印戟抓下，印戟高聲叫屈。天子道：「汝要長生，害及數百生靈之命，寸斬猶遲，兀敢聲屈？」印戟哭道：「待奴婢伸一言而死！」天子震怒不允。衛士正待擒下，只聽見珠簾之內喝一聲：「停著！」天子回首道：「卿有何言？」武后道：「適聆戴平章所奏，只以首告二人為據，一面情詞，未足憑信，須待印戟分辯一番。如果情真罪實，方可施刑。其間倘因仇讐生情，捏黨誣陷，豈不枉行殺戮？」天子道：「卿言良是。」

印戟道：「奴婢感萬歲爺天恩，秉筆內禁。戴至德私行請托，奴婢奉公守法，不與徇私。今日駕言誣陷，禍基於此。奴婢前奉娘娘特旨，拜白馬寺住持懷義爺爺為師，遵守佛箴，茹素戒殺，凡一切具有靈之物，皆不敢傷，反行那殺人取腦、至愚至惡之事？乞萬歲爺、娘娘聖鑒！」戴至德道：「現留方士在家，韓相、駱擢呈首，何得喋口強辯，蒙蔽聖聰？」印戟道：「韓相係未面無藉棍徒，駱擢盜銀懼罪，戴平章收留結構，嫁禍害人。據彼虛詞，誣奴婢殺害三百餘童之命。奴婢斗室蝸居，又非荒野墳塋，將那三百餘副骸骨置於何地？只此一節，立分真假。」

武后笑道：「印戟這言語講的明白，終不二節，成那些孩童只生腦子，無有屍骸的麼？」喝武士：「抓下韓相、駱擢，發刑部大獄監禁，候旨取決！戴至德妄奏欺君，本當取斬，姑念汗馬微勳，削職歸省。」戴至德卸下冠袍，謝恩而退。韓相、駱擢押入天牢。

劉仁軌匍伏御案之前，厲聲道：「臣有事奏陳，干瀆天聽。印戟使利口，希圖脫罪。那四百口童子之冤，猶為細事。然其阿附權奸，紊亂國政，私結妖民，潛謀叛逆，待其黨惡齊發，未免驚動乘輿。臣叨聖恩，職任百揆，敢不冒死奏聞！」

武后聽了「阿附權奸，紊亂國政」八個字，連聲念誦數遍，猛然笑道：「阿附權奸，紊亂國政。這兩句是講朝內之事。誰是奸？誰為權？所紊者是甚國政？」沉吟半晌，又問道：「卿言印戟私結妖民，潛謀不軌，這是謀叛大逆，罪當滅族，此話更玄。卿且備陳妖民姓氏，並其潛謀作叛之由。稍涉虛妄，罪即反坐！」

劉仁軌道：「臣為國家大臣，不能除妖剔蠹，奠安社稷，屍位素餐，徒生於世。陛下不聽臣言，臣當自刎以明心跡，何俟天誅！印戟共事妖黨六人，分據於外，只候號令一出，且夕作亂。臣弟瞿琰，前蒙聖恩，除授為東都司理者。因年幼辭職，省親於辰溪縣，收伏妖邪，親歷其事。臣焉敢妄劾印奸，自取欺君之罪？」武后怒道：「卿既姓劉，豈有弟為瞿氏？總屬一黨刁徒，侮弄官家耳。卿弟今在何處？」劉仁軌道：「臣弟已臨朝外，無旨不敢進見。」武后喚近侍官傳旨，召瞿琰面聖。

瞿琰隨下而入，整肅威儀，拜舞於金殿之前。武后隔簾窺視，見瞿琰青年美質，豐彩不凡：面如冠玉，目如點漆，眉如新月，膚如白雪，齒如含貝，聲如洪鐘，手如柔荑，身如玉樹。凝視一回，滿心歡喜，忽失聲道：「美哉！人如卿也！」將那一腔惱怒之言，頃刻變成和悅之色。當下不待天子開言，即令宮人出簾，引瞿琰進內。瞿琰預知高宗柔懦，大權悉歸闈殿，亦行五拜、三叩頭、山呼舞蹈之禮。拜罷，俯伏於座前。武后道：「卿年方弱冠，尚居童稚之列，不須行此大臣儀節。」令宮人移過錦墩賜坐。瞿琰謝恩就坐。武后道：「瞻卿面龐，與劉尚書妍媸不等，何以稱為兄弟？」瞿琰道：「臣幼年多病，亡父將臣寄養於劉兄處，撫育成人。姓雖各別，情勝同胞。」武后道：「劉尚書力言印監通妖謀叛，是卿擒捕逆黨，果有之乎？」瞿琰正欲啟奏，只見天子呻吟道：「久聽紛言嘈雜，朕體甚覺不寧，且暫爾休息。」武后忙起身候駕。

近臣聞宦擁護天子登輦回宮去了。武后轉升御座，令殿上諸卿平身候旨，劉仁軌等俱鵠立金階。武后又令宮女移錦墩於前殿，欽賜瞿琰侍坐，復問前因。瞿琰將黨家驅怪獲妖，供稱印戟所使，並樂知縣斃犯於獄、甘和尚窩盜預謀，逐一陳奏。武后道：「觀卿少年英俊，數陳愷切，決非虛謬者。明早奏過官家，差校尉捉拿樂知縣、聖鶴寺僧人，下三法司研審，鞫出真情，即行誅戮，卿等暫退。」瞿琰俯伏謝恩，又道：「印戟設謀，已非一日。娘娘縱之出朝，難免變生肘腋。乞娘娘將彼拘禁，賜臣手詔，並委大臣立刻檢點家資，搜捕羽翼，正為迅雷不及掩耳，惡黨易於殲滅。稍若遷延，必速其反。如無犯禁法物助逆凶徒，臣當引頸就戮，以謝陛下。」武后笑道：「卿青年有志，正當為朝廷出力，何遽吐不利之言？」即喝武士簇下印戟，閉鎖內庭。

喚宮人捧過玉璽，搭印於瞿琰右掌；復令裸其左臂，武后将玉指撫摩，嘖嘖羨慕。然後提起御筆，寫兩行大字於臂上云：「煩卿速入印家，搜拿禁物，密捕黨惡，不拘大小文武官員，攔阻者立斬。」又差掌刑太常卿盧承慶協同行事。瞿琰謝恩，同劉仁軌等出朝，約會盧太常，率領御林軍校奔入印戟府中。

此時中書侍郎許敬宗抱病在家，忽聞門外喊聲逼近，忙令家人打探，復說劉尚書之弟瞿司理奉皇后懿旨，抄拿印常侍家產，並捕捉黨羽。許敬宗大驚，急整衣冠，跨馬揚鞭，隨後追來。只見御林軍馬密匝匝圍布印戟門首，尚未進去。許敬宗高聲道：「瞿先生且慢動手，待奏聞皇上，然後施行。」瞿琰厲聲道：「已奉娘娘懿旨，豈可徇私容緩？汝是何官，輒敢阻擋？」

即裸起左臂示之。許敬宗躍馬進前，見瞿司理掌中玉璽，臂上兩行大字，慌的下馬俯伏道：「臣該萬死，萬死！」盧太常道：「設是他官，已應拿下，既云許侍郎，且候復旨定奪。」許敬宗抱頭鼠竄而去。盧太常道：「許敬宗與印監交結甚密，此行畢竟面陳宸極，為之解救。皇上素無決斷，一聽其言，必有更變，速行抄籍，方為成算。」瞿琰深服其論，便令軍校打入門去，無分男女老幼，盡行拿下。從前堂、後門並庫房、臥室、東西廊廡、書齋、廚屋、花園、亭榭，遍處地檢，抄出：冕旒一頂，嵌寶金冠十三頂，蟠龍鏤花玉帶七十二條，赭黃袞龍袍三十七領，玄色袞龍袍十二領，曲柄黃蓋二頂，蟠龍鎔金帳幃五十餘頂，檀香牀二張，沉香小榻三張，黃金九十一櫃，每櫃一臣六十兩；白金二千三百七十五櫃，每櫃一千二百兩，金銀雜物二百三十四箱，綾羅紗絹、紵絲綢段、羊絨、西洋火流布等共六百二十一箱，夜明珠三十九顆；其次大小珍珠五斛有餘，其外奇珍異寶、雕飾器用，不能盡述。又於地窖中搜出寶劍五口，玉印一顆，金銀印信一百餘顆，刀槍、弓矢、旗幟、盔甲、器械，不計其數。瞿琰末後於庫底搜出木匣一個，封鎖甚密。

暗暗打開看時，是鈐縫印信簿子一個，書柬幾束。揭開一目，已知大概，忙收疊藏於袖中，與眾人同出庫外來商議。劉仁軌等一齊舉手加額道：「此賊富堪敵國，朝廷洪福齊天，以致敗露。不然，待其舉發，何以解之？」瞿琰道：「盧老大人與家兄備細開寫抄沒禁物財寶單目，一面率領軍校守護，待晚生奏過國母，然後解入朝來。」盧太常道：「賢契之言切當，速行莫滯。」瞿琰跨上龍駒逕往宮禁中來，不題。

且說中書侍郎許敬宗飛馬奔至朝門外探聽。值殿將校說：「官裡已回宮養病，國母娘娘尚坐朝未退。」許敬宗忙入朝見駕，舞蹈畢，備奏瞿司理、劉尚書、戴平章結黨誣陷印常侍，乞娘娘著三法司並各大臣勘問的確，再行抄沒未遲。武后沉吟不語。許敬宗又道：「臣觀印常侍舉止謹樸，自事先帝以及陛下，將及二十載，未嘗有失。劉吏部等妄奏謀叛大逆，並食小兒腦髓，陷以非常之變。臣切不平，乞娘娘寬恩詳察，免被佞臣蒙蔽。」武后道：「朕心亦疑，待瞿司理查檢一番，勘彼虛實，另行區治。」許敬宗正欲謝恩，瞿琰早已進朝，俯伏殿前。

武后一見，便覺笑顏可掬，忙道：「賜卿半身。印戟家可有些財穀之積否？」瞿琰奏道：「臣奉旨抄籍印戟家財，其金銀珠寶段匹之廣，雖朝廷內帑亦不能及。」許敬宗道：「俗諺云：田舍翁亦當積三斛麥。印戟為一秉筆內臣，便有些財帛，也不為過，何必如此妄奏天庭？沒人之財，冒為己功，亦非士大夫氣度。」瞿琰正色道：「侍郎為聖朝大臣，受皇家爵祿，怎與閹豎結連，屢為不法？今日臣奏明皇上：奉娘娘賜璽，敕命籍沒印戟家產，又於中途違背懿旨，強行攔阻，上則肆志欺君，下則曲庇叛逆。臣已奉旨，本宜盡法，奈因聖朝元老，暫爾姑容。適言金銀珠玉，內臣理應蓄積，然冕旒、袞服、寶劍、符英盔甲、刀槍堆塞盈庫，亦是中官該有的麼？」武后驚道：「此數物委實是卿目擊否？」瞿琰道：「印戟所制禁物，極其精巧堅利，係臣等親自搜檢，盧太常逐一照數開單，以待具奏，臣焉敢虛言誑聖？」武后大怒，叱許敬宗道：「汝是國家大臣，反與閹奴交構，違背特旨，復以詭言欺上，不加重懲，何以正國家法典！」唬得許敬宗汗流浹背，叩頭請死。

瞿琰奏道：「許侍郎冒瀆天顏，法當謫貶。乞娘娘念開國勛臣，特恩赦宥。」武后笑道：「看卿之面，暫且容宥」將許敬宗叱退。瞿琰復奏道：「印戟家屬並不識姓名游僧方士，一應異服古怪之人，臣共擒下二百三十三名，未經發落；外有所籍財產等項，未經解入殿庭，乞娘娘頒旨定奪。」武后道：「今日天色將暝，可將印戟家屬發於刑牢監禁，游僧人等押入金吾衛獄中，財產單目速解進中宮，以便檢點。煩卿今夜於彼處監轄，明早解來，待奏過官家，升卿爵秩。」瞿琰謝恩出朝，復往印戟宅子裡來，對劉仁軌等宣說國母旨意，劉仁軌乘夜將各犯分投監禁訖，發付御林將校前後守護。當夜，劉尚書、盧太常、瞿司理就於正廳中秉燭坐守。瞿琰令軍校等門外迴避，袖中取出那簿子、書柬，遞與劉仁軌、盧太常。二人展開看了，驚悚不已。原來那簿子中是開寫同謀共事文武官員的姓名，那書柬是來往密議的信息，其中識熟者甚多。盧太常歎息道：「這事怎處？」劉仁軌道：「他事猶可徇私遮庇，這黨惡相濟，通同謀反大逆，非同細事，畢竟奏聞朝廷，一並除之，方免後患。」瞿琰道：「大哥之論固是，然此冊柬，一進於上，其害不小，不如焚之滅跡為便。」劉仁軌道：「賢弟且講大害之故若何？」瞿琰道：「皇上見此冊柬，必然震怒，據名拷訊，決致蔓延，波及受枉、誣陷、戮身、滅族者不知幾千萬人，大損國家元氣，其害一也；其中預謀者，不獨內廷臣宰聞豎耳，其外境官員、邊塞將帥居多，一知事露，必致連結，據地作亂，朝廷難於征討，大廢財力，反行害及生靈，其害二也；大哥豈不知漢末十常侍之變乎？又不鑒曹瞞昔日焚漢□大臣將士，與袁紹通連之札乎？假如猶虎鬻人，勢藉牙爪；若去其首，牙爪自戢。今正除滅元凶，則群醜喪膽矣！何必追究餘惡，以召釁變乎？」劉仁軌、盧太常深服其論，將冊柬就於火上焚之。

三人坐至二鼓將絕，漸覺疲倦，正欲憑几暫息，驀然起一陣怪風，豁刺地搖的屋宇皆響，燈燭將滅復明，眾人股栗而起，盡詫異事。少頃，又一陣風起。那風勢裡裹著一團黑氣，恰似潮湧的一般，逕撲入廳上來，把十餘處燈光盡行吹滅，只留瞿琰案上那一枝大燭，慘慘淡淡、半明不暗的光景，耳邊廂只聞得嚎哭之聲，繞於前後。瞿琰猛省起：「日間奉旨而來，只籍沒印戟家財，並不提起眾孩子的冤枉一事，予之過也，予之過也！」即移步立於案外，高聲道：「汝等受害夭折冤魂聽者：日間奉旨，已將大惡印戟並家屬外附凶徒二百餘人盡行拿下，取決只待旦夕，足以泄汝等大眾之冤。我再當奏聞天子，懇賜郭外之地，埋葬大眾骸骨，堆疊墳塋，庶幾魂有所依，不致暴露也。汝等有靈，速宜散去！」說罷，那一股黑氣從案前隨風旋起，飄飄漾漾散為千百道白光盤繞一回，復聚成一團黑氣，如此散而複合者三次。未審現出什麼奇怪事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